

仇深海深

张俊 著

煤海深仇

回忆对比 第五輯

中共淮南煤炭分公司委员会矿史编写组編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)

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

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 $\frac{7}{8}$ 字数：36千

1966年4月第1版

1966年4月合肥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册

写在前面的話

淮南煤矿蕴藏有丰富的煤炭资源。早在十七世纪，附近居民就开始到矿区用土法挖煤。一九一一年，这里出现第一座矿井——大通矿井，一九二九年建立九龙岗矿井，一九四七年又开采新庄孜煤矿。到解放时，这里旧有矿井只是大通、九龙岗二座，新庄孜矿不过是一个小煤窑。

解放前，淮南煤矿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、摧残，矿区煤炭资源受到很大破坏。旧有矿井设备很差，百孔千疮。冒顶、透水、瓦斯爆炸等重大恶性事故，经常发生。正如过去矿工歌谣中所描述的：“走投无路把炭掏，窑下掏炭命不保。”劳动环境十分恶劣。采煤全部用手镐刨，肩抬筐运，生产效率极低。矿工们遭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，以及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残酷压榨，终年劳累，却衣不蔽体，食不饱腹，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。老矿工们回忆说：旧社会的淮南煤矿是一所人间地狱。

解放后，矿山回到人民的怀抱，工人们成了煤矿的主人。他们在党的领导下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，在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、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，艰苦奋斗，自力更生，发挥了无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。十六年来，生产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除对旧有的矿井进行了改造和

扩建，使其重返青春，成为现代化的大型矿井外，还以跃进的步伐，积极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新井建设工作。一九五四年以来，兴建的七对现代化大、中型新矿井，都已先后投入生产。产煤量迅速增长，一九五九年年产量就超过了解放前淮南煤矿三十七年内产量的总和。其他建设也有飞跃发展。围绕煤炭生产，相应地建立了煤炭洗选、机电修配、水泥支架等工厂。如今，当你站在古战场八公山之巔，纵观矿区面目时，那些雄伟的井架、高大的厂房、整齐的工房，星罗棋布；铁路、公路交错相接。入夜，万千灯火，纵横数十里一片金光，织成了无比瑰丽的图景。现在，淮南矿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新矿山。

随着生产大发展，矿工队伍也不断发生变化，现在大部分矿工已经成为有文化、能够掌握新技术的新型矿工。他们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，不断地改造思想、改进工作，创造和推行新技术、新经验，劳动条件根本改变。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程度逐步提高，笨重的体力劳动较过去逐步减轻。由于矿工们认真执行了党的安全生产的方针和各项操作规程，有效地改造了煤矿“黑乱脏臭”的旧俗，使工作环境安全，巷道整齐清洁，空气流畅。多少人向往“井下的春天”，在党的关怀下已成为现实。如今各个矿、厂，大多有图书馆、俱乐部、电影院、学校等文化设施。医院、疗养院、保健站、托儿所等福利设施亦很齐全。当前，淮南煤矿全体职工，正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，以大庆人为榜样，奋发图强，积极开展比学赶帮超运动，为创办大庆式企业而努力奋斗。

想想过去，看看现在，我们淮南煤矿确实起了天翻地

复的惊人变化。为了让老一辈永远不忘过去身受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痛苦，更加激发自己的阶级感情；为了让年青的一代了解旧社会矿工的苦难和战斗，更加珍惜革命斗争果实，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未来；为了让全体矿工和其他劳动人民，永远牢记阶级仇恨，不忘阶级斗争，我们特从矿史材料中选编了一些今昔回忆对比的片断，集成一册，取名《煤海深仇》，作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的读物。在编选过程中，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时间仓促，调查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够充分，有些重要史料可能还没有挖掘出来，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，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指正，以便今后修订补充，使这本小册子更趋完善。

中共淮南煤炭分公司委员会矿史编写组

一九六六年二月

統一書號：10102·571

定 價：0 . 1 4 元

目 录

写在前面的話.....	1
一、井下童年.....	1
二、活埋井下十九天.....	6
三、万人坑.....	11
四、血染淮河.....	18
五、万恶的封建把头.....	25
六、怒砸包工柜.....	32
七、两千矿工大罢工.....	40
八、护矿斗争.....	48

一、井下童年

我叫陶士成，今年三十九岁。在旧社会，当我还是十三岁的孩子时，就被迫在矿上干窝下活。

父亲惨死

我老家在黄河以北。有一年秋天发大水，黄河破了堤，一家逃荒来到安徽古堆集。哥哥到大通煤矿下煤窑，爹去给地主当长工。因为不愿忍受地主的残酷压榨，爹带着一家大小到矿上找我哥哥。指望挣碗饭吃，我和爹也在矿里徐庆福柜上登记下窑。谁知走出虎口，又入火坑。那时正是日本鬼子统治时期，鬼子不把工人当人待，用皮鞭、棍棒逼着工人干活，每天要干十五、六个小时。我爹是个五十岁开外的人，过去给地主做苦工，累弯了腰背，得了哮喘病，连觉也睡不安，有时还吐血块。当时窑底挖煤、抬煤，巷道低矮阴暗，又闷又热，爹喘的更厉害，手脚慢了，监工、把头一看见，就遭毒打。爹经不起这奴隶般苦役的折磨，不久病倒床上，整天发高烧。我和哥哥心里急得要命，也拿不出一文钱给爹看病。

一天夜里，鬼子带着汉奸、洋狗，手提东洋刀出来催勤。到了我家门口，一脚把门踢开，用手电向屋里一照，

粗声粗气地向我爹叫道：“上工快快的！”“我有病呀！”爹几乎用哭泣的声音哀求。“叭格牙魯！坏啦坏啦的。”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日本鬼子，呲着黄牙，破口大骂；同时举起棍来，朝我爹头上猛打。顿时皮破肉绽，鲜血直流。爹疼得身子直颤抖，为了避免再遭毒打，双手扶着墙，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被鬼子撵去上工了。爹因病重，又挨了毒打，到井下抬不动煤筐，把头说他“装蒜”，不想干活，用棍棒又将他打昏过去。工友们把我爹抬回家来，他脸上血糊糊的，紧闭着双眼，嘴角和鼻孔冒着血沫，有气无力地哼着，奄奄一息。当夜，爹就悲惨地死去了。

井下童年

父亲死后，家中生活更加艰难。我和哥哥仍旧留在矿上干活糊口。当时大通矿上象我这样十三、四岁的童工，大约有千把人。提起那童工的苦，真是千言万语诉不尽。资本家、把头，贪婪地榨取工人血汗，强迫我们童工干壮工的活。可是，他们对待童工，则连一点微薄的工资也不给，每天只发一斤多生虫发霉的麸子面，要咽咽不下，要吃吃不饱。下班以后，很多童工还常常得出去乞食。我当时在井下推车。半吨重的矿车，安の木轱辘，走的木轨道，两个大人推一辆车都很吃力，可是监工、把头却用棍棒硬逼着我们两个小孩推一辆。脚步稍慢一点，不是挨骂，就是遭毒打。推不动，我们就用肩膀和脊梁扛，干一班下来，肩膀和脊梁磨去一层皮。

有一天，我正和几个小伙伴推矿车。到了拐弯的地方，



車身猛一搖晃掉了道。身后的車全被堵住，这下可把我們吓坏了。正在这时，監工郑歪头赶来了，一句話沒說，举棍子就打，还罵我們：“不抵用的畜生！”我們几个，有的头被打破了，有的臉被打肿了，有的上了井一連几天都不能上班。我的头上至今还留着一块大伤疤。

另一次，一个童工叫王大头，推車慢了一点，被監工蔣庆仁看見，挨了几个耳光。王大头憤恨地回了一句：“餓得推不动，你凭什么打人？”蔣庆仁猊笑一声說：“人小胆子倒不小，敢跟我頂嘴！”伸手就抓了把煤往他嘴里塞，恶狠狠地說：“你餓，就吃下去吧！”王大头一手捂住

嘴，一手打掉了蔣庆仁手里的煤。蔣庆仁又用棍子向王大头胸口猛搗，王大头惨叫倒在水沟里。这个狠毒的蔣庆仁又上前踩了几脚說：“你不吃就喝个够吧！”可怜的童工，力气小推不动車，就遭毒打。有时推不动車，被身后的車攆上，还往往被撞伤或轧死。那时候，童工的性命，在把头的眼里，不如只鸡，死了算命短。

旧社会矿工不如牛和馬

人們都說牛馬苦，旧社会矿工不如牛和馬。不論壯工或童工，住的是通間大席棚，日不蔽风，夜不挡露。吃的是生了虫和长了霉的麸子面，喝的是井下污水。下工連一双草鞋都混不上，一双脚被水泡的象两只烂紫茄子似的，血淋淋的口子老大，疼的钻心。由于过分劳累和疾病传染，工人生病得不到治疗，大批大批死去。无数矿工子弟，以及流离失所的农民子弟，被迫到矿上干活，陷入火坑，惨遭折磨。

一九四〇年六月的一天，有个十四岁的童工张新讓在井下推大車。他已經多少天沒有吃上一頓飽飯了，肚子餓得癢癢的。推了一会，实在推不动了。这时从大巷里飘来一股炒豆子的香味，他就順着巷道躡手躡脚走去。原来“馬号”里槽旁放着一袋馬料炒黄豆面。他看看左右无人，抓把豆子面就吃。刚吃几口，忽然外面有脚步声，一道灯光随即射了进来。张新讓吓了一跳，急忙躲在馬槽下面。

“他媽的，上哪里藏？”万恶把头王庆寒一边罵一边从馬槽下面拖出张新讓，用皮鞭抽打不算，还抓了一把草

往他嘴里塞，说：“今天，老子叫你跟马一块吃！”接着，姓王的这家伙又把张新让绑了起来，拉出去拴到两辆煤车上骂道：“吃马料，就得干马活，今天你要是拉不走，我就叫你吃马粪。”

张新让身单力薄，哪里拉得动两辆煤车呢？这时王庆寒端着一钵子马粪就往张新让嘴里塞。张新让实在忍无可忍了，他“呸”地一口唾沫加马粪一齐喷到王庆寒脸上。这下可恼了王庆寒，他把张新让绑在马槽上，打得死去活来。一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放了。

一声春雷矿工庆新生

一九四九年春天，一声春雷响，淮南解放了。我这过去被人家称作“煤黑子”“臭窑户”的人，和千百万个受苦人一样，翻了身，成了国家的主人。从此，我干起活来，全身是劲。一九五二年，我先后三次被矿上评为劳动模范。一九五二年十月十日，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后来党把我送到干部学校学习文化和技术，培养我成为采煤队长，我领着全队九十多个同志，年年月月为国家为人民生产着煤炭。

解放后，矿上根本取消了童工制度。为了让矿工子弟获得充分的学习机会，矿上还办了十几所矿工子弟学校，普及了小学教育。我的孩子也上学了。他们正过着幸福的童年生活，在党的教育下健康成长。

二、活埋井下十九天

旧社会矿工歌謠里說：“走投无路把炭掏，窖下掏炭命不保。”这话确实不假。资本家都是黑心腸，不管工人死活。他們为了多賺錢而少买坑木，巷道里往往有几十米不架棚子。常年不修巷道，棚子都东倒西歪的；通风排水不畅，峒子里滿是污泥臭水，霉味熏人。垮掌子、透水、火災、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，經常发生，严重威胁着工人的生命。那时矿工們說：“下井七分災，不知上来上不来。”一个矿工早上去上班，晚上能不能回来，誰也不敢肯定。只有結束了一天的劳役，躺在潮湿的窝棚里，才算是一天熬过来了。日本鬼子侵占淮矿的时候，鬼子硬逼工人到劳动环境很坏、很危險的地段去挖煤。有一次棚頂倒塌，矿工余月和被埋在井下十九天，亏得阶级兄弟的搭救，才侥幸沒死。这件事充分說明了，旧社会矿工怎样在出生入死的恶劣环境下进行劳动的。

那是一九四一年旧历六月初三的下午，余月和和李富軒等十一个工人，坐在大通矿一号井北四槽的井口，准备下井。矿工們趁把头不在的时候，三三两两地議論开了：

“这几天井下淋水太大，我看很危險！”“是噢，资本家和把头們只知道想点子剝削我們，却不管工人的死活，我們不能眼睁睁地去給他們送命啊！”“去他媽的，我們不

下井了！”你一言我一語地講个不停。正說着，催命的汽笛嗚嗚地响了，把头就催逼矿工們下了井。

到了工作地点，淋水从棚頂上嘩嘩往下淌，棚架格吱格吱地响，眼看就有塌頂的危險，几个有經驗的老工人跑到日本監工蒲田面前說：“淋水太大，很危險，不能进去！”日本鬼子哪管工人的死活，蠻橫地威胁着大家說：“淋水小小的，煤大大的，不去死啦死啦的。”連打帶罵地把大伙儿逼到煤峒里掏煤去了。

不一会，棚頂格吱格吱的响声越来越大了。矿工們見勢不妙，拔腿就跑，剛跑出峒口，就被鬼子監工攔了回去。而鬼子監工却偷偷地溜走了。矿工還沒捞着再跑，就听得嘩啦一声巨响，洪水象猛兽一样从煤壁里冲出来，一根根棚腿被冲倒了，連小鐵道都被冲毀了。矿工朱广汉等九人当时就被洪水淹死。余月和和李富軒剛巧因为抬煤出来，見此光景，忙跳下小眼，想从平巷逃走，可人哪里有水跑得快，刚到平巷，就被水堵住了。幸亏那里有个木垛，他俩就爬上去，暫且躲避洪水。

半天以后，水下去了，巷道被水冲得呲牙裂嘴，象一群吃人的野兽，整个峒子阴森森的。余月和和李富軒就从木垛上爬下来，寻找出路，誰知煤峒子和小眼都被塌下来的煤块和石头堵住了。幸好堵住余、李两人的这个峒子的北帮有一道通风透气的小裂縫，峒子里还有几寸高的一堆煤泥，拦住了一汪水。他俩就找来十多根腐朽的木料，排放在稀泥窝上，鋪上了一层煤渣，躺在上面。虽然有条裂縫可以透气，但是，煤峒子里霉味很重，熏得两人头昏脑胀。这时，他俩不由得想起了家中年迈的父母和无人照顧

的妻子儿女，也想起了死难的阶级兄弟，恨透了日寇和资本家。心想：这仇一定要报，这恨一定要消，无论如何也得活着出去。

可是没有饭吃怎么活呢？老余和老李就一个劲地睡。头几天，就饿得心发慌，头发晕，两眼发黑；嘴里渴得直冒火，浑身软弱无力。饿急了，两人就嚼衣服、啃烂木头和吞煤渣；渴急了就喝水沟里的脏水。就这样，不知熬了多少白天和黑夜，一天到晚昏昏沉沉的。

后来老余和老李才知道，当他們十一人被埋在井下以后，日本鬼子还舍不得丢掉这北四槽煤区，又逼着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来掏煤。有一天老余和老李忽然听到“咚咚”的手镐刨煤声，挣扎着爬起来，一面使劲地扒着煤壁，一面使劲地呼喊。两三声一喊，就累得喘不过气来，一阵天旋地转，昏倒了过去。老余昏倒了，老李就接着喊，实指望弟兄们听到喊声就会立即刨通煤壁来救援。不料他俩一喊，手镐声就不响了。一连几天都是这样。原来矿工们根本就想不到隔了这些日子，井下还会有活人。有的人还以为井下出了“鬼怪”，一听到呼喊就吓跑了。

不久，他俩在井下又听到“咚咚”的刨煤声，余月和就用石头敲打煤壁，并且打出点子来。反复敲打多次以后，正在掌子面刨煤的梁传文胆怯地喊到：“你是人是鬼？”老余答道：“是人！”梁传文又问：“你是哪个柜上干工的？”老余答道：“是尹耀山柜上的。”弟兄们相信了，齐声欢叫起来，所有在那里的人都一个劲地拚命刨，只听得“咚咚咚”一阵阵刨煤声，由远而近地越来越响，不多会就刨通了一个碗口大的洞，一道耀眼的灯光射了进来，



照在两个皮包骨头、半死不活的人的身上。弟兄們認出老余和老李，又高兴又悲痛，七手八脚很快地把煤壁扒开了。大伙一拥而上，抱住他俩流着热泪說：“想不到咱們弟兄还能見面。”經過大伙一說，老余和老李才知道被埋在井下已經十九天零三个小时了。

弟兄們急急忙忙地把老余和老李抬上了煤車，推到井口，坐罐籠上了井。余月和的表哥倪永树連忙先跑到老余家去报信。老余父亲說：“在井下过了十九天，哪还能活？”老余的母亲拿了一条破被单递給倪永树說：“你甭宽我的心了，快把你表弟裹起埋掉吧！”她說着說着，眼泪潮潮地往下落。不多会，弟兄們把老余抬到家里，一家人都楞住了。老余父亲說：“月和啊！想不到你还活着回

来！”全家人抱头痛哭，悲喜交集，无比仇恨涌上心头。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到：帝国主义侵略者、资本家和封建把头，是工人的死对头，不打倒这些害人虫，就没有好日子过。

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终于打倒了帝国主义、反动派，劳动人民翻了身，做了主人。解放以来，淮矿生产建设飞跃发展，劳动条件极大变化。新建和扩建的矿井，设备好，劳动安全。巷道平坦宽敞，支架逐步钢铁化。电灯照明如同白天。通风排水设备全部机械化。采煤普遍用风镐，还有割煤机、联合采煤机等先进采煤工具。从工作面运煤到井上，有链板机、电机车、皮带机和绞车等组成机械化的流水作业线。看看现在，再想想过去，真是一个天堂，一个地狱。

三、万人坑

“走投无路把炭掏，
窑下掏炭命不保。
病残老死无人问，
万人坑里把命抛。”

这首矿工歌谣是旧社会矿工悲惨遭遇的真实写照。淮南煤矿过去有两处万人坑。一处在大通矿，另一处在九龙岗矿。

大通矿万人坑在大通矿南，舜耕山下。这里过去是一片低洼的荒地，如今长成了青葱的树林。树林内至今还有三个未填平的大坑，里面白骨累累，骸骨成堆。成千上万被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残酷压榨和迫害而死的矿工，都抛在这里。有被日本鬼子杀害死的，有被监工、把头打死的，有饿死、冻死、病死的，有干活累死的，也有被井下石头砸死的、水淹死的、火烧死的、车轧死的。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矿工的鲜血，每一根白骨都暴露了旧社会的罪恶。

说是万人坑，其实被残害致死的矿工何止万人呢？在日本鬼子统治时期，无数的穷苦人们，被鬼子、把头用强拉和欺骗的手段赶进矿山，过着非人的生活，被折磨致死的，光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就有一万三千多人。当时大通煤矿居仁村有个“第八道工房”，原来住着五百余名矿

工，几个月内就被资本家折磨死光了。敌人为了掩盖他们的滔天罪行，用刺刀逼着工人挖了几个长二十米、宽五米、深三米的大坑，把矿工的尸体全部扔进这些坑里。后来，人们把这些坑叫做“万人坑”。

数万劳动人民被騙入火坑

日本鬼子占领淮南煤矿以后，为了贪婪地掠夺我国资源和残酷榨取人民的血汗，曾经派出许多汉奸、把头、流氓，在淮河两岸、徐州、开封、德州和枣庄等地，设了专门招騙工人的机构“出張所”，用花言巧语欺騙那些走投无路的劳动人民到淮南来下窑。

九龙岗矿大把头胡大忠，在开封街头向那些无家可归的灾民们，花言巧语地说：“到淮南干工可好啦，吃的是大米洋面，烧的是煤炭，下井坐电梯，干活穿六个鼻子的大皮靴，推四个轱辘的电车，想推就推，不想推用棍子一打就跑。”其他的一些把头也都采用了相似的手法誘騙工人。无数穷苦的人们，怀着一线生机，抱着闖闖看的希望，在把头印好的“劳工合同”上按了手印。

把头怕招騙来的工人，半路上跑掉，说什么“人生路不熟，上下车容易失散”，就用绳子系住每个人的胳膊，扶老携幼，拖儿带女，成批成批、成串成串地被鎖在“罐头车”里。许多人挤在车厢里，闷得连气都透不过来。途中一连几天不给吃，不给喝，不准出来，人们大小便也只得拉在车里。据九龙岗老矿工张兆乾的回忆，当年同他一块被招騙来的八十多个穷苦兄弟，一路上连渴带饿，到

九龍崗車站下車時，就已經死掉七人。

這就是日本鬼子統治時期礦工被騙進入火坑的經過。據礦上敵偽時期的檔案記載，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三年間，招騙來礦的工人達三萬六千多人。

淒慘的“大病房”

工人們進礦後，沒有人身自由，受盡非人待遇。住的，是八面透氣的大窩棚，日不擋風，夜不蔽露。吃的，每頓飯只發給兩個鴨蛋大的霉面饅，面霉的污黑、成塊，里面滿是白蟲，吃到嘴里又苦又澀，咽到肚里象火燒一樣難受。喝的，是井下的污水。當時流傳着這樣的歌謠：“吃的生蟲黑霉面，穿的透風麻袋片，喝的污水拌煤渣，潮濕大土坑上眠。”這是工人對舊社會的控訴。就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里，工人還得在鬼子、監工、把頭的皮鞭下，每天要勞動十四、五個小時，慢一點皮鞭和棍棒就會打到頭上。

由於繁重的勞役，野蠻的毒打，飢寒交迫的生活，許多人得病而死。再加上礦區疫病流行，經常有成批礦工死亡。

一九四二年礦上瘟疫流行，誰得了這種病就渾身發高燒，不斷抽筋，最後吐一攤血就死去。鬼子怕這種病傳染給日本人，就派人到處搜集病人。不管得的什麼病，全部強迫集中在一個“大病房”。病人一被鬼子拖進“大病房”，那就九死一生了。

所謂“大病房”是個臨時搭成的蘆席棚，鬼子強行把幾百個病人關在里面。潮濕的地上，橫七豎八躺滿了人，

挤得連插脚的空也沒有。里面有活的，也有死的，有的喊爹叫娘，有的高呼要水喝，有的低声呻吟，情景十分凄惨。

“大病房”的外面拉着电网，門前有矿警站岗，不准病人出去，不准病人的亲属进来探望。病人大小便都在里面，臭气冲天，苍蝇嗡嗡，蛆虫乱爬。这里沒有医生，没人护理，病人发高烧連口水也喝不到，实际上成了活活逼死矿工的“杀人場”。

現在謝三矿的采煤工人张志成，就是侥倖从“大病房”里爬出来的。他老家在河南禹县，一九四二年被把头招騙来后，吃了霉面，喝了井下污水，再加上把头的鞭打、劳累，不久就病倒了。一病倒就被鬼子拖进了“大病房”。他发高烧，烧得迷迷糊糊，滿嘴起血泡，只是想喝水。他心里想：能讓我喝上一口开水，就是死了也闭眼了。但有誰来給他送上一滴水呢？他想喝点小便，但是他已經三天沒解小便了。

有一天夜里，外面突然打了几声炸雷，大雨跟着落了下来。这时张志成有点苏醒，他想爬到外面去喝点凉水。他翻身向外爬，却爬不动，到屋外只有十多米远，却象隔了万水千山。他咬紧牙关向外爬，用尽了最后的一点力气，终于爬到外面，扒在一汪水上喝了个够。喝过水他淌了一身冷汗，感到轻松些了。就在这个雷雨的夜里，他同另一个伙伴关志江，偷偷地爬出了“大病房”，才侥倖沒被活活折磨死。

当时，象这样的“病房”，淮南煤矿共設了四个。每天都有一批人死去。鬼子派了三十六个“卫生夫”，专门

从“大病房”里向万人坑拖运死尸。最惨无人道的是，当“病房”挤不下时，鬼子，把头把许多还活着的人，用芦席卷起来，直接扔进万人坑。从河南招骗来的青年工人周玉生，才病倒两天，就被把头卷进芦席里拖往万人坑。当把周玉生拖到万人坑时，周在芦席里还尽力挣扎，呻吟着：“我……还能活……呀……好了……还能挖煤……”万恶的把头学着日本鬼子的腔调：“死啦死啦的顶好，三条腿的蛤蟆难找，两条腿的人大大的有！”说着狠命地跺了几脚，把周玉生踢进了万人坑。

象周玉生这样惨死的就只是他一个人吗？不！让我们看一看骇人的数字吧！有一年从河南招骗来六百六十人，从押送来矿的路上，就开始有人陆续被折磨死，经过一九四二年那一场瘟疫后，只剩下了王金田一个人。大通矿的把头李小楼，一九四一年从河南开封招骗来矿二百二十人，不到两年时间，死得只剩下方宏亮一个人。后来矿工为了纪念死去的阶级弟兄，就把王金田叫做“六百六”，称方宏亮为“二百二”。

窑下掏煤命不保

资本家只愿要煤，不管工人死活。巷道长年失修，经常几十米不架棚子，峒子里满是污泥臭水，生产条件极端恶劣。垮掌子、透水、火灾、瓦斯爆炸等事故经常发生。工人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。

那时，掌子面(采煤工作面)根本没有通风设备，温度经常达到三十五、六度，热得象锅炉一样。由于通风不良，

氧气缺乏，人闷得张着嘴也透不过气来，头昏脑胀，小便不知不觉就流进裤当里了。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，把头还手里提着木棒，逼着工人到里面干活，许多人支撑不住，就昏倒在采煤碴上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
更严重的是，由于通风不良，经常发生瓦斯爆炸，夺去大批矿工的生命。据现在谢三矿退休老工人赵扬金回忆，一九四三年六月的一天，他在九龙岗矿西小井老十三槽干活，他刚从外面推着空车走到峒子口，突然里面着了火，满巷道都是烟，老赵赶紧回头向外跑，后面的火焰烧灼了他的衣服，烧伤了他的脊梁。老赵一边扑打身上的火、一边逃，逃到大巷就躺进水沟里，身上的火熄灭了，他自己也昏死过去了。昏昏沉沉地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听到耳边有人在哭，细细一听，是自己老婆和女儿。他心里有一点儿明白，可是浑身不能动弹，头象裂开似的疼痛，也不能张嘴出声。微微撑开眼一望，自己躺在横七竖八的尸体堆里，苍蝇在头上直爬。这才明白，已经被扔进了万人坑，心里一阵难过又昏迷过去了。老赵的老婆发现赵扬金还有一口气，就找了几个工人兄弟把他抬回家去，慢慢地细心护理，救活了。事后才知道，这一场火灾，夺去了七十多个矿工的生命，其中有九个矿工本来是可以救出来的，只恨反动派不顾工人死活，赶紧封闭了巷口，眼看着他们被封在里面，活活烧死了。

同年，大通矿西六石门发生瓦斯爆炸后，鬼子怕事故扩大，立即在石门口打了一道火墙，把四十多名矿工全部堵在里面，活活闷死。每次事故发生后，把头们就逼着工人将大批的矿工尸体横七竖八地拖进万人坑。有些可以抢



救过来的兄弟們，也无人过問，被活活拋在万人坑，悲惨地死去。

解放后，淮南煤矿成了人民的矿山，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起了根本变化。过去矿工們的悲惨遭遇，随着旧制度的死亡一去不复返。但是，万人坑本身是一部血淋淋的阶级压迫史，是阶级敌人残暴罪恶的铁证。当我们今天愉快地为祖国创造财富的时候，当我们逗着孩子幸福地欢笑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忘记这血海深仇，不要忘记过去的苦难。忘记了这些，就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背叛！

四、血染淮河

一九三八年九月，日本鬼子的魔爪伸进了淮南矿区，对矿工实行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统治，疯狂地掠夺地下丰富的煤炭资源。

那时，工人们上工象囚犯似的，由鬼子的外勤监视着集体进出。在井下，日本鬼子和把头整天手提榔头、棍棒，硬逼着工人到没有支架的老峒子攉炭。工人们整天拼死拼活，别说养家活口，就连发霉生虫的混合粉也吃不饱。

日本鬼子为了防止工人逃跑，还在工人住宅四周，拉上密密的电网，设立了“逃亡监视哨”。工人逃跑要是被抓回来，不是刀砍，就是活埋。并且建立了宪兵队、綏靖队、矿警队、稽查特务等组织，残酷镇压矿工。为了镇压矿工的反抗，动不动就给矿工加上“通新四军”、“抗日分子”等“罪名”，抓去坐水牢，让狼狗撕咬、灌辣椒水、烙红铁、扔淮河、“点天灯”（把人用布裹起来，浇上汽油活活烧死）。无数矿工惨遭杀害。

雪天烤火 偏遇豺狼

一九四一年腊月的一天早上，大地冰封，凛冽的西北风卷着雪花，漫天飞舞，严寒刺骨。上早班的矿工都穿着

单薄的密衣，一个个缩着身子在井口排队等候下井。

支柱工閻希洞，下身穿条半截子破单裤，上身穿着件破夹袄，腰里别着把斧头，冻得颤颤呵呵地对工友们说：“这鬼天气真冷！”他拉了一下刨眼工谢兴才：“老谢，时间还早着呢，井口这么多人排队。咱们先到工具房里暖和暖和吧！”于是閻希洞、谢兴才、王大个子等六位工友，掸了掸身上的雪花，就一同走进了井口边的工具房里。閻希洞从茶炉房里端来一罐炭火，大伙又拾了些碎木头添上，烤起火来。有的说：“这一下雪，穷日子就更难过了，连棵野菜也没地方去挖，光靠上个班斤半麸子面，全家咋对付？”有的说：“俺家断粮已经几天了……”大伙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着，大监工杨雨亭闯了进来。真是“风雪深山砍柴人，偏遇凶残恶豺狼”。

杨雨亭是日本鬼子的忠实走狗。一九三八年淮南沦陷时，他把九龙岗矿的井下矿藏分布图献给了日本人，得到日本人的宠信。以后，他又把亲生女儿送给日本大队长小藤菜。因此日本鬼子叫他当了秘密稽查，干特务勾当，又担任大监工。杨雨亭仗着日本主子的势力，为非作歹，无恶不作。一九四〇年六月份，从河南被招骗来的青年工人王士英，因有病体弱推不动车，被他用棍棒活活打死。一九四一年元月份，他又无理殴打修护工人陈广先。陈广先一怒之下，夺过他手中的棍子同他讲理，他给陈广先加了个“通共产党”的“罪名”，送进了日本宪兵队，第二天就被鬼子拉到南山杀害了。日本鬼子在召开各矿包工头的大会上，犒赏杨雨亭“维持治安、协助大东亚圣战有功”，奖励他三千元日金。由于杨雨亭做尽了坏事，矿工们早已

对他恨之入骨。

把头万恶 横行霸道

閻希洞、謝兴才等人一見楊雨亭來，都默不作聲，各自烤火。楊雨亭手里捏着根鴨蛋粗的棍子，瞪着一對牛蛋大眼，惡狠狠地罵道：“人家在井口排隊，你們在這裡烤火，真他媽的太自在，都給我滾出來！”閻希洞听了楊雨亭嘴里不干不淨的話，心里早已窩了一團怒火，氣憤地說：“出來就出來，你罵什麼！”

楊雨亭一貫橫行霸道，氣沖沖地吼道：“光罵呀，我還要揍你呢！”說着，一抬腿，長筒靴一揚，把柴火踢得紛飛，一塊燃燒的木柴正打在閻希洞的臉上。閻希洞氣得發抖，忍無可忍，瞪着憤怒的大眼，說道：“姓楊的，我看你欺人太甚！”楊雨亭見閻希洞敢同他頂嘴，舉棍向閻希洞劈頭就打，閻希洞再也抑制不住滿腔的怒火，伸手把楊雨亭手中的棍子奪了過來，一折兩段。其他幾個工友都怒視着楊雨亭。

楊雨亭見勢不妙，立即喊來一個日本監工西村，一齊對付閻希洞等幾個工友。西村一面亮了亮手槍，一面咋呼着：“動的死啦死啦的！”楊雨亭有了他日本主子撐腰，氣焰更高了，上前就要捆綁閻希洞。大伙一見憤怒地說道：“閻希洞犯的什麼法？”“不准無理綁人！”閻希洞按了按腰里的斧頭，大喝道：“老子劈了你！”楊雨亭吓得向後直退，說：“好，你們都想造反！”轉身向井口跑。到了井口打點室，抓起了電話，對日本憲兵隊長金田說，

閻希洞、謝興才等六人要放火烧毀井架，是新四軍的密探。

不一会，一輛綠色的警車，尖叫着闖到井口。車上跳下來十幾個鬼子，把閻希洞、謝興才、王大个子等六人綁走了。

臨刑不屈 血染淮河

閻希洞、謝興才等六人被關進日本憲兵隊的牢房里，受到野蠻審訊，殘酷拷打，要他們承認是新四軍的探子，想燒毀井架。鬼子把他們吊起來，用燒紅的火鏟，不斷烙他們的前胸后背。火紅的鐵鏟往他們身上一擦，“吱啦”一聲，冒起一股黑煙，焦臭味立刻充滿整個審訊室。閻希洞在毒刑之下，正氣凜然，大罵鬼子、漢奸：“你們這些強盜，老子犯的什麼法！”火鏟“吱啦”“吱啦”地烙着，直到他們遍體鱗傷，失去知覺為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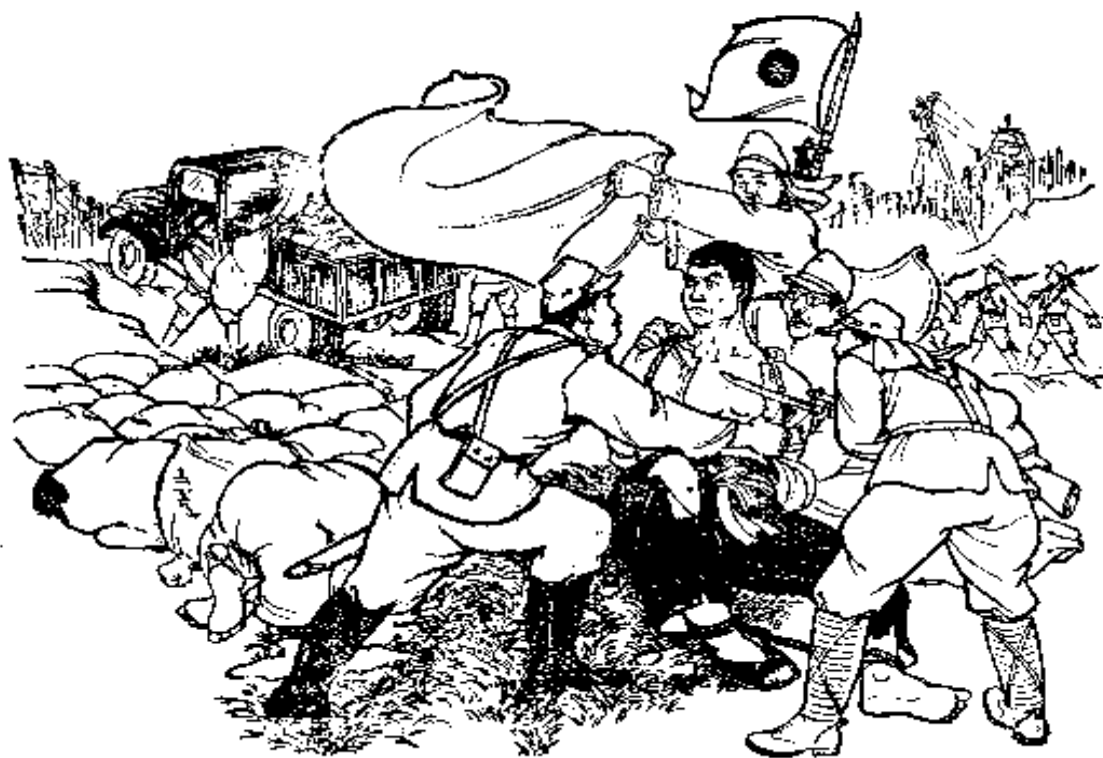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天下午，牢門“噹”地一聲又打開了。一個漢奸抱着個簿本，一個一個地喊着“犯人”的名字。二十多個鬼子站在門外，警戒十分森嚴，喊出來一個就綁一個。閻希洞、謝興才等六人都被綁着，押到一個大院里。院子里停着兩輛大卡車。裝了人的麻袋已經堆了半卡車。卡車旁邊放着一堆空麻袋，地上血迹斑斑。大伙一看心里都明白了，鬼子要殺害他們了。

這時，謝興才憤怒地罵道：“狗強盜，中國人不是好欺侮的！”他轉頭望望背后緊跟着的四個鬼子，向后猛地一退，用反綁的手，抓住了一個鬼子的手腕。謝興才那拿鎗

头的大手，象铁钳一样，把那鬼子的手腕紧紧卡住。这鬼子吓得面色如土，哇哇直叫，挣也挣不脱，甩也甩不掉。其余的鬼子见此情形，一齐涌上来，乱打乱拖，帮那鬼子挣脱开。那鬼子的手腕被拧去了一层皮肉，另一个鬼子的胳膊也被閻希洞咬了一口。鬼子们七手八脚地把谢兴才打昏，装进了麻袋。

两辆卡车装得满满的，共计六七十人，除了矿工以外，还有鬼子下乡“扫荡”时抓来的很多老百姓。

汽车从九龙岗煤矿，开到了田家庵河下码头。这里早已停下了四辆卡车，是从大通矿、田家庵等牢房开来的。一百多个鬼子，在淮河岸上布满了岗哨，戒备森严。鬼子把装人的麻袋，用木船运到河心，用洋刀朝着每只麻袋乱捅了一阵以后，一个一个扔下了淮河。这次共有二百六十



多位同胞遭受杀害。难友們的鮮血染紅了河水。

血海深仇 永世不忘

日本鬼子統治淮南八年，究竟杀害我們多少矿工兄弟，无法計数！在九龙岗矿，日本宪兵队的大院里，有一棵老槐树。日本鬼子經常把抓来的矿工，綁在树上，拿活人来練習刺杀。如今，还可看出，老槐树主干的树皮脫落，磨得光光的，留着許多当年刀扎的伤痕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有三百多名矿工就惨死在这棵树下。

一九四三年，九龙岗西矿鍋炉发生爆炸。鬼子为了查究“抗日分子”搞“破坏”，一次就逮捕一百二十多名矿工，拉到舜耕山下全部用洋刀砍死。舜耕山下“万人坑”里，当年尸骨成堆，遍地血泊。大通南公司的水牢里，如今还积着許多受害矿工的白骨。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証。这血海深仇，我們是永远不会忘記的！

怒火燃燒 打击敌人

哪里有残酷的压迫，哪里就有激烈的反抗。英勇的淮南煤矿工人，並沒有被鬼子、汉奸的血腥鎮压吓倒，他們一直同鬼子、汉奸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。他們捣毁設備，偷运鬼子庫房炸药給新四軍，替新四軍偵察敌情，帶路袭击鬼子，結伙砸死一些鬼子以后，走出矿山参加新四軍，抗日救国。

一九四四年，我八路軍、新四軍，在华北华中和华南

各解放区，开始向日本鬼子进行了大反攻。这时，我皖中新四軍，頻頻出击，节节胜利的消息，不断传到淮南矿工的耳朵里，大家无不欢欣鼓舞。久受敌人迫害的淮南矿工，心中燃着民族怒火，渴望着新四軍早日到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新四軍路西独立团，派地下工作者尹旺軒同志来到了淮南煤矿，并設法打进大通矿工人医院，組織矿工参加抗日。

尹旺軒同志来到矿区以后，扎根串連，发动群众，不到三个月的时间，就組織了十—批矿工，七十多人，越过封鎖綫，参加了新四軍。后来被日本稽查发觉，尹旺軒来了个先下手为强，經過充分地积极地准备，在一天夜里，率領二百多名矿工，打死了鬼子的岗哨，突围出去，全部参加了新四軍。

后来，很多矿工冲破敌人重围，成批地投奔山南新四軍，对日本侵略者进行着英勇的斗争。他們經常神出鬼沒地袭击鬼子，給敌人以沉痛的打击。

五、万恶的封建把头

从一九一一年资本家在淮南开设煤矿起，就在矿上建立了封建把头制度，对工人实行野蛮统治和残酷压榨。他们在“与地方贤达通力合作，共谋发展”的幌子下，吸收了大批地主、豪绅、恶霸、反动军官、地痞流氓等到矿里来担当包工头。每个矿上都设有好几个包工的基本单位——包工柜，承包井下掘进、采煤、推车以及地面土建等工作。包工柜的老板（也就是大把头），手下还有经理、碴头子、二头子等爪牙（也就是小把头）。在包工柜上干活的工人，资本家认为是不在册的“外工”。所有“外工”统由包工老板招收和管理。工人干活受包工老板及其爪牙的指挥和监督，劳动所得全归封建把头掌握。能够发到矿工手里的是极少几个钱，常常是一天只发二斤半霉面，这些万恶的把头，不仅残酷地榨取工人血汗来养肥自己，并且百般虐待工人。动不动就用带有铁尖嘴子的棍棒殴打工人，甚至残杀工人也无人过问。过去大通矿包工头王长明，仅用棍棒就活活打死十余名矿工。无数矿工在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血腥统治下，终身受折磨，被榨尽了血汗，最后悲惨地死去。下面记述的矿工刘本祥的一生遭遇，就是封建把头狠毒地压榨工人最有力的例证。

逃出虎口 又入狼窩

刘本祥是山东嶧县人。六岁死了母亲，父亲給地主陈大肚子扛活，他也給陈家放牛。十八岁那年，国民党反动派要抓他的壮丁，他逃到枣庄煤矿下窩。

刘本祥为人忠厚老实，性情耿直，寡言少語。生得膀闊腰粗，有一身好力气，在井下架棚、刨眼真是好样的。那年月，他拚死拚活地干，得到的工資，连自己的一张嘴也糊不上，还常常受资本家和把头的鞭打辱罵。有一次，他在一个月內累死累活干了三十个班，到月底結帳时，包工头硬說他干了二十一个班。他受不了包工头和资本家的虐待凌辱，便离开枣庄这个吃人的虎口，投奔淮南来了。

一九三九年，一个夏天的傍晚，刘本祥拖着疲劳的步子，来到大通矿东洋街。这时，一个穿紡綢大褂，手提文明棍，头戴青灰色礼帽的人，从对面走过来，瞪着两眼不住地打量刘本祥，装出一副慈善的面孔說：“你从哪儿来的？跟我去干工怎么样？”这个人就是大通矿杀人不見血的大包工头尹耀山。他又花言巧語地說：“跟我干工亏待不了你，一天二斤半面，如果下井的班多，月底还可以发給一笔零花錢……”刘本祥正走投无路，听了尹耀山的花言巧語，就在他柜上当了一名井下木工。从此，刘本祥便又入了狼窩。

“活閻王”尹耀山

提起尹耀山，大通矿几千名矿工，无不切齿痛恨。这家伙是个出名的凶鬼，不知有多少工人的生命断送在他的手里。工人给他送个外号叫“活閻王”。他长得猴头鼠眼，尖嘴黄牙，鹰钩鼻子上红里透紫，吃喝嫖赌，无恶不作。对待工人凶恶残暴，打罵工人是家常便飯。誰若不順他的眼，就加个“通新四軍”的“罪名”，送到宪兵队坐牢。有一次，工人李信义，被工头逼着一連上了三个連班沒上井，最后他实在支持不住了，倒在采煤碴上睡着了。被尹耀山看見，张口大罵：“狗日的，大白天就睡覺！”說着举起手中带鉄头的棍子就打，李信义惨叫一声不省人事。后来被工友們抬上井后，第二天就死了。工人对尹耀山这种残酷罪行，个个恨之入骨。刘本祥来大通时，总認為淮南比枣庄好一些，誰知天下的烏鴉一般黑，資本家个个心腸狠。

刘本祥住在大通尚义村的一間日不挡风、夜不避露的茅棚里，吃的是霉麸面和豆餅；身上一件破袄，一条烂单褲，一年四季，上井下井都穿着它。泥里爬，炭里滾，实在不能穿了，他就关上門洗洗补补，用火烤干再穿。

每班在井下要干十二、三个小时，把头还常常打罵。有一次他在采煤碴上打支柱，里面瓦斯气味很大，熏的他喘不过气来，他刚想走出碴口换换气，迎面遇上了尹耀山。尹二话沒講，举棍就打，刘本祥被打得头破血流。到了月底，还扣了刘本祥三个班的工资。刘本祥就这样挨打受餓，累死累活干了十几年苦工，吃尽了人間地獄的苦头，落下

的却是两鬓白发，累弯了腰的一把老骨头。

榨尽“油水” 一脚踢开

一天，刘本祥刚开过工资，包工头尹耀山把他叫去，嬉笑着說：“老头子，下月不要上班了，年紀这样大了，該回家享享福嘍！”刘本祥一听，心里“扑通”一下，象掉进冰窖里，全身凉了半截。他想：我刘本祥累死累活干了一輩子工，难道現在就把我一脚踢开了嗎？于是，他抑制着內心的怒火，平下心来恳求說：“尹老板，我在你柜上千工不是一年了，我为你流了多少血汗，当年你說过‘跟我干工亏待不了你’，尹老板，这可是你亲口說的呀！”

凶狠的尹耀山嘴里叼着烟，坐在沙发上阴险地笑了笑，說：“嘿嘿，要不是我，你早就餓死了。少啰嗦，快去吧！”

刘本祥悲憤地說：“尹老板，我一无亲，二无故，孤单一人，你叫我去哪里去？”尹耀山吐了口烟說：“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，我管这些事干啥？”

刘本祥这时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怒火了，他理直气壮地說：“好！叫我走，我就走，这些年就算替你白干，可你扣我作押板金的那三个月工資，得还我。”

尹耀山把猴子脸一沉：“还押板金？你想得好，你算算这些年，你吃了我多少粮食？告訴你，我姓尹的可不是好惹的！”

刘本祥一听，肺都要气炸了，他气冲冲地走到尹耀山面前說：“你这个狼心狗肺杀人不見血的刽子手，我給你們干了一輩子苦工，到头来連押板金也要賴不給了。”尹耀



山从沙发上霍地跳起来，露出一副凶相说：“混帐东西，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”说着举起文明棍就打，刘本祥握着双拳向尹耀山逼近。尹耀山吓得退后了几步喊道：“你想造反，来人，拉出去！”几个狗腿子冲上去，连打带推，把刘本祥拖出了柜屋。

就这样，一个被资本家吸尽了血汗的老矿工，被一脚踢出了大门。

到处流浪 冻死街头

刘本祥被赶出矿门，无依无靠，走投无路。没办法，他只得挎着篮子挨门乞讨。白天要点残汤烂菜吃，晚上就

宿在屋檐下。不到一年的時間，就被苦難的生活，折磨得更瘦了，胳膊腿象麻稍樣。眼也花了，耳也聾了，頭髮全部脫落光。走起路來上氣不接下氣。

一九四四年臘月的一天晚上，陰雲密布，寒風刺骨，霎時，一場鵝毛大雪蓋住了東洋街。這時資本家和包工老板們，正在暖氣房裡猜拳行令，飲酒作樂。可劉本祥卻身披麻袋片，赤著腳在東洋街一家夾湯圓的屋檐下凍餓的直打哆嗦，縮成一團，不住地咳嗽著、呻吟著，四肢抽筋，含憤離開了人世。

劉本祥一生的遭遇，是資本家、包工頭吃人的罪惡的例證，是舊社會整個礦工悲慘遭遇的一個縮影。

解放後，礦工們翻了身，成了礦山的主人。一九五〇年初，淮南礦工在黨的領導下，開展了轰轰烈烈的反把頭鬥爭和民主改革運動，徹底鏟除了吃人的把頭制度。對過去騎在礦工頭上的幾百個把頭，有的監督勞動，有的清除出礦，有的判處徒刑。對於那些雙手沾滿礦工鮮血的罪魁禍首，經過群眾公審後，依法鎮壓。

在這次偉大的群眾運動中，工人們第一次從礦工中提拔了一千多名生產組長和技術員，還推舉了一百四十多名受廣大工人愛戴的礦工擔任管理幹部，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。

十六年來，淮南礦工在黨的教育培養下，政治覺悟不斷提高，充分發揮了主人翁作用，積極參加企業管理，涌現出大批優秀的管理幹部。他們既是生產者，又是管理者。現在的礦長、區長、生產隊長等幹部，絕大多數是從礦工中陸續提拔的。老礦長孫朝剛同志，從一九五〇年由礦

工提拔当干部以来，一直以一个普通矿工身份，坚持在生产第一线。矿工们都称赞说：“老孙虽然当了矿长，还是和工人一个样，没有一点架子，吃苦在前，事事带头，见困难就上，是党的好干部。”

如今，老年矿工退休后一律享受劳保待遇，定期领取占原工资百分之七十的养老金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都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。很多老矿工，老当益壮，还经常主动地参与制订生产计划，研究新技术，关心矿山生产，关心社会主义建设！

六、怒砸包工柜

人說豺狼狠，封建把头比豺狼狠万分。他們用各种无耻手段，誘騙災区破产农民进矿，从中大发横財。日本鬼子統治时期，把头每招騙一个农民入矿，就換得鬼子四袋白面或若干日金的賞錢。农民进矿后，把头們則挖空心思地用各种花样进行剝削。初进矿，在包工柜登記下窩，得白干几个月，用这几个月的工錢作押金。每月开工資要扣敬窩神費、招待費、文具費，等等。拖欠工資，高利盘剝，发粮掺杂兑水、克斤扣两，更是常事。“违反規章”有二十多种罰款名目。凡此种种，每月要扣去工人原工資的十分之四。

广大矿工对于封建把头的种种无耻盘剝，不堪忍受，經常与他們展开激烈的斗争。

反克扣 怒砸包工柜

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，大通矿推車工人隗迪祖，腰里围着一个面口袋，到包工柜去領工資。他早飯还没有吃，准备开了工資上街买点米好下鍋。

包工柜經理孙皇义，正在叫着工人的号碼，当隗迪祖从小窗口递进自己的私章后，只听孙皇义念道：“三百五

十九号，这个月上二十个班，开……” 隗迪祖听了一惊，忙說：“孙先生，我上了二十八个班呀！”

孙皇义漫不經心地說：“不会錯的，就是这些。”

“孙先生，这帐差得太多了，咱大老粗不会記帐，可一个月上几个班还能記得，麻烦你給我查一查底帐。”

这时，躺在安乐椅上，悠閑地抽着烟卷的包工柜老板杜成文，猛地吐出一口浓烟，吆喝着說：“就是这些，不少开給你們錢，井下用的洋镐、鉄鍬錢哪里来？”

“杜老板，那你也不能扣我这么多的班錢呀！”

杜成文把眼一翻：“就这些，要就要，不要就滾！”

“那你不是在明明訛人嗎？” 隗迪祖問道。

杜成文跳了起来，罵道：“他媽的，什么訛人不訛人，你想要多少錢？老子多的是。”

隗迪祖实在忍受不住了，說：“你嘴放干淨些，你錢多就不講理？”

杜成文把桌子一拍：“混帐的东西，敢来跟我頂撞！”轉臉对孙皇义說：“一个錢也別开給他：看他有啥本事。”孙皇义狗仗人势，就把隗迪祖的私章，啪的一声，从窗口扔了出来。隗迪祖一时怒火难压，說道：“你这混帐的东西，还不如拿刀去劫路。”

杜成文一听恼羞成怒，把开支的窗口“啪”的一关，領着孙皇义、馬狗等一群狗腿子窜了出来。杜成文拔出手枪，对着隗迪祖的胸口喝道：“我枪毙了你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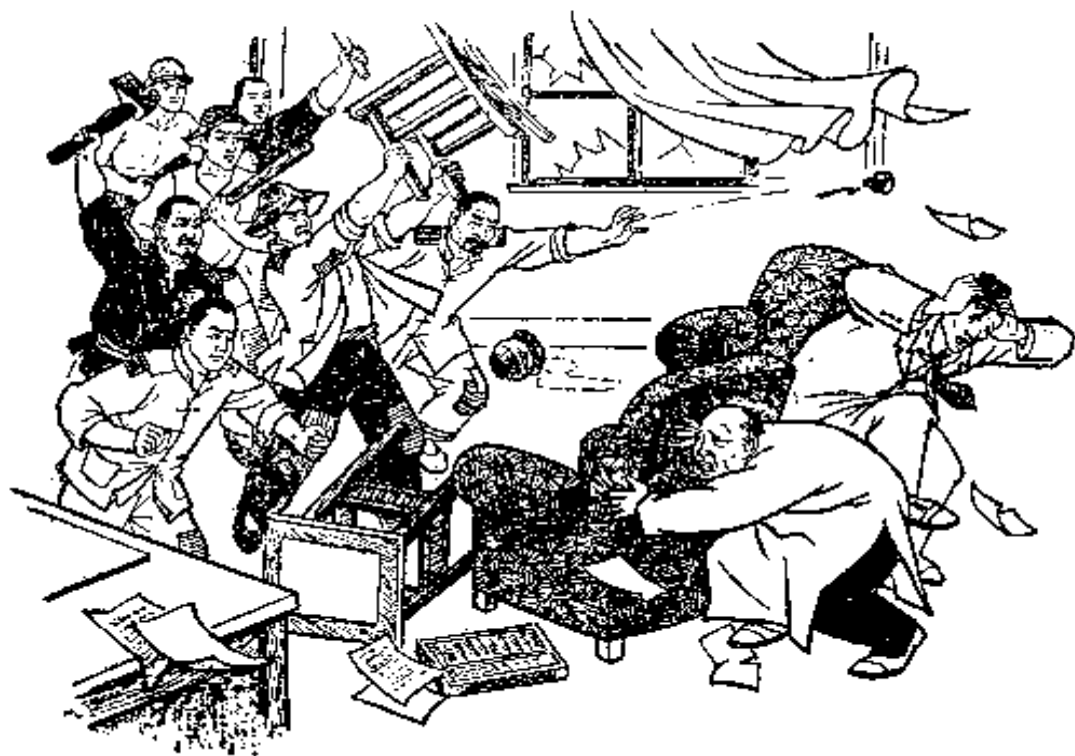
隗迪祖上前一步，把胸脯一拍說：“有种的你就开枪吧！”

杜成文沒敢开枪，却照臉給隗迪祖一个耳光。隗迪祖

火冒三丈，說了声：“老子今天跟你拚了！”随即飞起一脚踢掉杜成文的手枪，又一个箭步窜上去，使上平生力气，猛一拳把杜成文打了个仰面朝天，倒在地上。这时馬狗从背后上来，将隗迪祖拦腰抱住，隗迪祖将腰猛一拧，把馬狗摔倒在地。

其余几个狗腿子，蜂拥而上，要和隗迪祖撕打。这时大批工友闻喧鬧声赶来，齐声呼喊：“不准合伙打人！”狗腿子见矿工人多势众，吓得龟縮了进去。

隗迪祖长年积压的怒火，一时怎熄，心想：撕破“龙袍”也是死，打死“太子”也是亡。把心一横，搬起一块斗大的石头，“咣”一声，把柜房的玻璃窗戶砸得粉碎。其他工友一怒之下，都冲进柜房，把柜台、桌子……统统砸得稀烂。



就在这紧张斗争的时候，忽然听得警笛鸣叫，三十多个匪兵，把工人团团围住，一个个端着长枪，如同凶神一样，叫着：“不准动！”

杜成文跟在匪兵后边，用手指着隗迪祖对匪兵说：“就是这个姓隗的造反，抢我的柜，快抓起来。”

隗迪祖还未及分辩，五、六个匪兵一拥而上，把隗迪祖五花大绑捆了。

四十多个工友，见绑了隗迪祖，涌上来高呼：“不准乱抓人！”“隗迪祖没错，快放开！”

一个大麻脸的匪排长，看工友们涌上来，十分惊慌，举起手枪，对空中“砰！砰！”放了两下。大声嚎叫：“不准动！不准动！”匪兵们见势不妙，也“嘩啦，嘩啦”地拉开枪栓，象窝蜂似的，急急把隗迪祖架走了。

不屈服 狠戾大把头

隗迪祖被架到南公司保安团团部。一个猴腮狗脸的匪兵军官，瞪着一双老鼠眼，把隗迪祖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然后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隗迪祖。”

“你为什么抢杜先生的柜？”

隗迪祖就把杜成文如何无故扣工资，又和走狗齐伙打人的事从头说起，还未说完，这个狗官就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不要说了，我早就知道，你是山南新四军派来的！”

隗迪祖分辩说：“我在大通矿干工八年了，凡是工人谁不认识我，你们可以去问问我是不是新四军派来

的。”



“嗨！你还敢抵赖，有人能证实你是新四军派来的！”狗官说。

“谁能证实？”隗迪祖反问道。

“我能证实！”只见一人身穿纺绸大褂，手摇雁翎扇，从团部里间钻了出来。

隗迪祖一看，是矿工的仇人杜成文，怒火顿时燃上心头：“姓杜的，摸一摸你的第三颗扣子，还有没有良心。”

杜成文嘿嘿奸笑几声：“良心，早叫狗吃掉啦！”

隗迪祖怒不可遏，大声斥道：“你这黑心，狗都不吃。你这个贪得无厌的东西，从前扣我两个班、三个班，现在又得寸进尺，一下扣了我八个班，克扣我们工人的血汗钱，来养肥你自己。”

杜成文却厚颜无耻地说：“是我开包工柜，养活了你们这些穷鬼，你得恩不报，反而勾结新四军来抢我的柜。”

隗迪祖见他血口喷人，“呸！”朝着杜成文脸上吐了一口唾沫。

杜成文忙擦去脸上唾沫，指着隗迪祖说：“你…你…”

那狗官把桌子一拍，向隗迪祖喝道：“你敢在这里放肆，来人哪！给我吊起来打。”

两个匪兵，把隗迪祖吊到门前的一棵大槐树上，抽出长枪上的探条，朝隗迪祖没头没脸地抽打起来。

这时，杜成文从腰里掏出厚厚的一叠金元券，向桌子上一放说：“给兄弟们几个喝茶钱。”然后，又吮着嘴说：“劳团长的大驾了！”

外面那群匪徒，把隗迪祖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。

但他沒有求饒，却狠狠地罵道：“姓杜的，老子不死，饒不了你們這群狗娘養的！”

杜成文一聽，站出來吼叫着：“給我狠狠地打，看你姓隗的厲害。還是我姓杜的厲害。”

隗迪祖被打得遍體鱗傷、血肉模糊，漸漸失去了知覺。

杜成文這才把腰向狗官一躬說：“多謝！多謝！兄弟告辭了，以後的事多靠團長了。”

那狗官點了點頭喊一聲：“送客。”幾個手沾鮮血的匪兵，忙整衣帽，把杜成文護送了出去。

齊團結 救援隗迪祖

隗迪祖蘇醒過來以後，被關進了水牢。這座水牢長寬約五公尺，深有一公尺五，裡面一片漆黑，只有一個小小的透氣孔，透進一點微弱的光亮。從一九四〇年日本鬼子建造這座水牢後，不知有多少礦工在這裡面活活被折磨死。日本鬼子投降後，國民黨反動派仍利用這座水牢來殘害礦工，妄想用酷刑惡棍來維持他們的血腥統治。

隗迪祖渾身是傷，被污水一浸，傷口疼得象刀割一樣，水齊胸口，悶得喘不過氣來。

隗迪祖想起下午離家時，老婆叫他快去买米回家下鍋，而現在却泡在水牢里，家里人還不知自己是死是活呢！想着想着，他流了眼淚。但又悔恨自己，當時沒有用石頭砸死杜成文這條豺狼。現在老牛掉在枯井里，有力使不上，哪一天才能報仇！

水牢里的污水，散發出一股股刺鼻的血腥味，沖得人

头昏脑胀。脚下踩着一块块破布和一根根骨头，这都是资本家的罪证！多少矿工兄弟，为资本家做牛做马，只因一句话得罪了他们，就抓进来活活的泡死。这里不是水，是我们矿工兄弟流下的鲜血呵！隗迪祖想着想着，仇恨又涌向心头。

在隗迪祖被抓之后，工友们十分焦急。许达志、戴付海等把杜成文克扣工人工资和抓走隗迪祖的消息，向工友们一讲开。顿时，人人怒火烧心，个个气愤填胸。纷纷商量，一定要救出自己受害的兄弟。

第三天，早班工友上井后，都聚集井口，有的说：“包工柜这样狠毒，这工不能干了！”有的说：“杜成一惯打骂工人，克扣工资，心眼毒狠，说不定这回老隗会遭毒手。”许达志见人多心齐，便站出来：“找老板讲理去！这样日子怎么过！说不定明天谁又被他抓走。”

“走！找姓杜的算帐去！”二百多名矿工，象潮水一般涌向杜成文的柜屋。

杜成文正坐在藤椅上，对着摇头电扇啃西瓜。马狗忽然跑来，惊慌失措地对他说：“杜……杜先生，不……不好了，工人找来了。”

杜成文慌忙穿上大褂，提起“文明棍”准备溜走，但工友们已经拥进院子，杜成文只好故作镇静地问：“兄弟们，有事吗？请里边坐。”

工友们愤怒地说：“姓杜的，你为什么经常扣我们工资？”杜成文强作欢笑地说：“那里，那里，柜上可能算错了帐，如果算错了，我照补，请大家不要误会。”

这时许达志从人群中站了出来，腰里别着明晃晃的一

把斧头，向前質問道：“隗迪祖的帳，你是知道的，为什么扣他八个班的工資，还把入抓去了。”

杜成文見問到要害处，有些惊慌，賊眼珠子一轉：“呵！那是保安团抓去的，听說他是新四軍。这件事与我无关。”

許达志严厉地說：“姓杜的，隗迪祖被抓，就是你搗的蛋，今天你不放出隗迪祖，”他拍拍腰間的斧头，“这个傢伙对你不客气。”

工友們一陣呼喊：“打死杜成文这个狗东西！”人們就要动手。杜成文吓得直向后退，說：“兄弟們，好商量！好商量！我这就去，叫把人放了。”

“你不能走，就在这里打电話。要多說半句別的，小心你的脑袋！”一个工友大声地說。

这个怕死鬼，見工友个个怒气冲天，心想：光棍不吃眼前亏。他走到柜屋里，顛顛抖抖拿起电話，人群也急忙跟了进去。上百只眼睛，狠狠地盯着他。他在电話里找到保安团的刘团长說：“工友們来我这里保隗迪祖，这个人不是新四軍，你把他放了吧！放了吧！”

隗迪祖被送回来了，但被打得浑身都是伤口。工友們把隗迪祖背了回家。許达志等人又迫使杜成文补发了隗迪祖的工資。不久，六百多名矿工，又团結一致，进行罢工，迫使資本家和包工老板，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四个条件：一、不准借故扣工人的工資；二、不准打罵工人；三、不准发霉麸子面給工人吃；四、改善恶劣的生产条件。

工人們就这样团結一致，获得了斗争胜利，給了資本家和包工老板一次沉重的打击。

七、两千矿工大罢工

換湯沒換藥

日寇投降后，国民党反动派的接收大員来到淮矿。官僚资本家宋子文和他的爪牙們，又代替日本鬼子的地位，重新騎在矿工头上，作威作福，千方百计地榨取工人血汗。

矿工們在资本家及其爪牙的残酷剝削和压迫之下，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，終年劳动，却食不飽肚，衣不蔽体。当时工人下井干一班活，把头只給二斤半霉烂的麸子面。即使发点微薄的工資，把头們也要想方设法进行克扣或拖欠。有些工人到月底同包工柜一算賬，不但白干了，还倒欠把头的飯錢。很多工人只有一身单衣，下井时就用繩子捆着背在背上，光着腩干活。真是“白天干，黑夜干，一人养活一人难”。

井下劳动条件十分恶劣，伤亡事故不断发生。资本家不問工人死活，强迫矿工們进行繁重的劳动，还經常任意罰款和开除工人，使得工人飢寒交迫，忍无可忍，起来斗争，举行罢工，进行反抗。当时，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，淮南周围地区新四軍长期以来活动的影响，更加鼓舞了矿工們的斗争意志。

国民党反动派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財閥，为了維持他們垂危的命运，坚持与人民为敌，豢养了大批反动軍警、特务，残暴地鎮压工人，对矿工进行法西斯統治。他們豢养的矿警达一千多名，比日本鬼子侵占淮矿时期所設立的伪警还多六倍，并配有迫击炮，輕重机枪等杀人武器。

怒 火 压 不 住

国民党反动派、資本家、把头，对矿工的野蛮統治和血腥鎮压，絲毫也不能挽救他們最后走向崩潰和灭亡；相反地，却激起了成千上万的矿工，更加激烈、更加坚决的斗争。

一九四六年，九龙岗矿資本家为了更多地吮吸工人的血汗，經常拖欠或不发工人的工資。有一次又无理开除了十八名工人，激起了工人无比憤怒。久藏在矿工心头的怒火，再也抑制不住了。

工人李文林、周云等，找了一些被开除的、家中断粮的、挨过資本家和把头毒打的工友，秘密地开了个会。李文林首先向大家說：“資本家逼得我們无法活了；我們要活下去，就得同这些吸血鬼們干一場！”接着，周云拉开嗓子道：“我們大伙組織起来，和資本家交涉，資本家不答应，我們就罢工。”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意見。会后，大家分头串連工人。第二天晚上，在九龙岗小学召开了工人代表会。会上討論决定，向資本家提出三个要求，并推举了李文林、周云等四位工人为代表，向伪矿务局长据理交涉。

工人代表会开过以后的第二天，李文林、周云等率领二百多名工人，来到伪矿务局。伪局长听说工人来了，非常惊慌，就派了狡猾的惠工处长李西华，出来和工人谈判。

李西华身穿一套笔挺的西服，满脸陪笑对工人代表说：“弟兄们，本人奉局长的委托，前来和大伙谈谈，弟兄们有什么要求，咱们共同磋商。”

李文林上前一步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欠支不发，又开除工人？我们要生活，我们要工作！我们的条件是：（一）发清欠支，增加工资；（二）不准开除工人，已开除的要立即复工；（三）不准打骂工人，允许成立工会。”

李西华一听，一对贼眼珠子转了两转，奸笑地说：“弟兄们提出的三个条件，好办好办。请不要误会，我们开除的都是临时工。对弟兄们的生活，局里正在想办法。关于增加工资、成立工会的问题，事关重大，我个人暂时不能答复，但是我一定把你们的意见，转达南京总公司研究。现在还是请你们先回去上班，等研究好了，再答复你们。”

“胡扯，你们开除的段照昌、魏洪宝等十八个人，都是九龙岗的老工人！”李文林当场揭穿了他的谎话，逼得李西华哑口无言。

“不要耍花招，我们不听你这鬼话！”工人们纷纷地喊着。

“姓李的，别装模作样，回去告诉你们局长，不答应我们的条件，我们就罢工！”周云严正地说。

李西华的骗局被揭穿，急得没有办法，恼羞成怒，瞪

着三角眼威胁說：“罢工！好吧，你們誰想坐牢就請便吧！告訴你們，保安团刘团长就住在这里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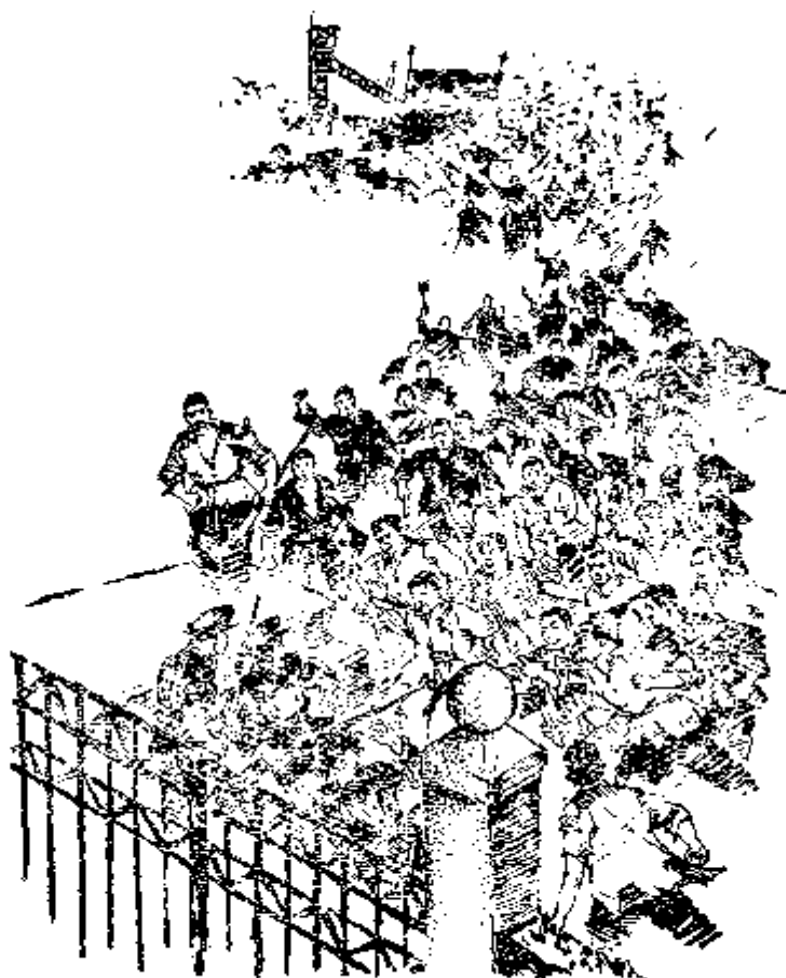
李文林又前进一步，理直气壮地說：“姓李的，告訴你，我們工人不怕这个，你們吓不倒我們！”他回过头来，对工友們說：“弟兄們，不答应条件我們罢工！”接着，工人队伍中一齐喊道：“干脆，我們罢工！”

万心团结大罢工

四月十五日早晨五点钟，九龙岗东、西两矿的汽笛，发出“呜呜”的长鸣。紧接着，变电所的工人切断了电源，电灯全部熄灭了，矿上所有的机器停止了运转。井下和地面的工人都停止了工作，两千多名工人，手里拿着镐、斧头、穿枪，象潮水一般，从井口、机房、宿舍……涌了出来，不断地高喊着：“罢工了！罢工了！”李文林、周云等工人代表走在前头，不多一会，一齐涌到了伪矿务局大楼。

伪局长刘鏡、陆紀刚一見势头不妙，吓得东藏西躲，面色苍白，想逃又逃不掉。大楼門口二十多个拿枪的矿警，拦住工人的去路，大叫：“不准进！誰动就开枪了！”李文林走在工人最前头說：“誰敢开枪就用斧头劈掉他！”他转头向工友們喊道：“弟兄們冲啊！”两千多名矿工队伍奋勇前进，冲散了矿警，闖进了大門，把伪局长的办公大楼团团围住，水泄不通。工友們高喊着：“刘鏡出来！”“不出来我們就冲进去了！”

办公大楼里，伪局长刘鏡、陆紀刚和伪秘书长章紹逸



等人，吓得走投无路。刘鏡叫章紹逸：“快打电話，告訴保安团刘团长，就說工人要造反！”又叫李西华出来对付工人。李西华吓得滿头大汗，不敢出去。刘鏡罵道：“浑蛋，怕什么，快出去应付应付，等保安团来了再說。”李西华只得走出門外，擦着臉上的汗，顛顛抖抖地站在台阶上，毕恭毕敬地点了下头，沙啞着嗓子嚷道：“弟兄們，有事好商量！好商量！嘿嘿，你們提出的条件，我們已电告总公司，你們先回去上工，讓代表进来商量！不要……”他的話沒有說完，工友們就怒斥起来：

“你沒有資格和我們講話，叫局长出来！”

“滾回去！叫刘鏡出来！”

工友們憤怒地喊着。用砖头、瓦片和烂泥团向李西华打去。李西华吓得躲到大楼里去了。

这时，李文林等三位代表，昂然走进了办公大楼。楼外的工人高呼口号：

“不准开除工人！”

“不增加工資，罢工到底！”

伪局长刘鏡見李文林等工人代表进来，作揖打躬說：“請坐，請坐，有事好商量。”伪秘书长章紹逸接着說：“你們提出的条件，我們无权答复，我們馬上电告总公司，等回电答复你們，你們还是先回去叫工人上班。”

李文林知道他們是要滑头，严正地說：“今天不答应条件，我們就不回去，什么时候答应条件，我們什么时候回去！”正說着，突然外边响起了“砰砰啪啪”的枪声，保安团四十多个匪兵冲了过来。伪局长刘鏡知道援兵已到，駭脸一沉，馬上变了卦，对李文林恶狠狠地道：“造反，扣起来！”立刻从門外闖进几个矿警，把三位代表扣押起来。

这时外面的工人代表周云，站在工人面前喊道：“弟兄們，坚持到底！”不知是誰喊了声，“弟兄們冲呀！打呀！”人們象排山倒海一样冲去，把四十多个匪兵团团包围起来，用石块向匪兵們打去。人多势众，四十多个匪兵，面对两千多憤怒的矿工，吓得团团轉，不敢开枪。匪排长見工人声势浩大，吓得連忙喊道：“工人弟兄們，不要动手，有話好說……”說着，帶領匪兵，抱头鼠窜而去。

坚持斗争，取得胜利

工人继续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，不准资本家出进，不让他们吃饭喝水。斗争情绪越来越高涨。

伪局长刘镜和伪秘书长章绍逸见大势已去，怕事情闹大了没有活命，一个个活象丧家的狗，不得不软下来。他们只好又把工人代表李文林等三人放了出来，满脸陪笑说：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我们已电请总公司，总公司答应你们提出的条件，请你们向工友们说说，叫他们回去。”李文林说：“答复是你们的事，你去向工友们讲！”

刘镜无可奈何地走出大楼，站在台阶上，点头哈腰地说：“工人弟兄们，你们提出的三个条件，我们全部答应。”工人代表李文林追问道：“你们若是不兑现怎么办？”刘镜面对着两千多名愤怒的工人，不敢再耍花招，连忙回答道：“说话算话，一定照办，一定照办。”

资本家虽然疼钱如命，但是害怕工人群众起来斗争，说的话不敢不兑现。第二天，矿上给工人发了欠薪，增加了工资，开除的工人也全部复了工，并且同意在矿上成立工会。

斗争浪潮日益高涨

这次斗争胜利，进一步坚定了工人们斗争的信心，罢工斗争的浪潮此伏彼起，日益高涨。一九四七年，淮矿一百多名刨眼工人，不堪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残酷压榨，要求

增加工資，他們團結起來向資本家和封建把头展開了激烈的罷工鬥爭。罷工持續了兩天。在全體工友的支持下，最後資本家不得不答應刨眼工的要求，增加工資百分之二十五。刨眼工人的團結大罷工，又取得了勝利。

八、护矿斗争

一九四八年，震惊世界的淮海战役打响了。国民党反动统治，全面崩溃的局面已经形成。淮南煤矿工人，心花怒放，奔走相告，积极迎接解放。这时，矿上的老板、把头，胆战心惊，准备逃跑。被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的蒋匪军，垂死挣扎，到处烧杀、奸淫、抢掠、抓丁，闹得乌烟瘴气，鸡犬不宁。矿上的老板、把头，准备劫走机械、物资，蒋匪帮想炸毁矿山。英勇的淮南矿工为了保护矿山，与敌人展开了反拆迁、反破坏的激烈斗争。

怒 拦 火 车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五日下午一点钟左右，九龙岗东矿工人袁文云，路过火车站，迎面来了几个铁路工人，将袁文云打量了一番之后，问道：“老弟，你可是下密的？”袁文云点点头：“是！”铁路工人左右看了看没有矿警，将袁文云拉到车箱跟前说：“快到矿上去，告诉弟兄们，矿老板已经把机器、洋面装上了火车，马上就要逃跑了！”袁文云顺着铁路工人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喷吐着浓烟的火车头后面，挂上了几节客车和几十节货车，有的车紧锁铁门，敞顶车盖上了雨布。袁文云心头一沉，焦急地对铁路工人

說：“你們千萬別開車，我馬上回礦去邀人。”說罷，跑步奔向九龍崗東礦井。

袁文云跑到礦上，已累得氣喘吁吁。這時上中班的工人，正在排隊領燈，準備下井。袁文云上前高聲叫喊：

“弟兄們，老板已經把機器、洋面都裝上了火車，馬上就要逃跑了！”人群一下子震動起來，這個說：“啊，老板欠咱們的工錢還沒有發，就想逃跑？！”那個說：“不能讓他們把機器偷偷運走。這是人民的財產。”大家齊聲響應說：“快到車站去，把火車攔住，別讓這些黑心的家伙逃跑了！”“對，對！”“走，走！”人們直向火車站奔去。

人群象潮水一樣涌向火車站，圍住火車呼喊著口號：

“不准把機器運走！”“不准老板偷偷逃跑！”有些人抬著鐵路兩旁的鐵軌和枕木，橫架在火車頭前面；有的人用



石头猛砸紧闭着的车厢门……。这时，黄色工会理事孙文俊，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，站在车头上，强作镇静地说：

“工友弟兄们，我，我是你们的工会理事，我担保李……李矿长不会跑……”工友们一见工贼，怒火高烧，齐声高呼：“揍死这个不要脸的龟孙！”工贼孙文俊见势不妙，跳下火车，扭头狼狈逃窜。工人要李矿长出来答话，伪矿长还想摆威风吓唬工人：“你们想造反吗？”这更加激怒了工人，齐声怒骂：“狗东西，你跑不了，你把咱们的机器、洋面给通通留下。”十几名工人拥上前去，抓住伪矿长，把他拖回九龙岗矿，关进了矿长室。在工人强大的压力下，运货火车没能开走，机器和各种物资又搬回了仓库，风浪算暂时平息了。

再惩阶级敌人

阶级敌人并没有死心。十一月二十四日，他们又准备再偷运物资。这一次，他们勾结了国民党匪军，事先在通往九龙岗车站的所有路口，都布满了岗哨，戒备森严。家住车站后面的一名老工人，得到消息后，立即绕道跑到崇文村，把情况告诉了工人代表刘子香。刘子香带领工人，绕道九龙岗大街北门奔向车站。这些准备逃跑的家伙，一见工人快到了，通知火车司机马上开车，但是火车司机直拉汽笛，向矿工们示意。刘子香听见火车呜呜直叫，一声高喊：“弟兄们快冲啊！”一千多名矿工，推开矿警，涌进车站，又将火车拦住。这时，工人代表袁文云也带领一批工人从南门冲进车站，西小井的工人从西面也冲了进

去，三千多名工人把火車站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一百多名匪兵，象一群凶魔恶鬼，端着明晃晃的刺刀，抵着工人肚皮，有的还用枪托打人，妄想强迫工人后退。但是英勇坚强的矿工，没有一人后退。有一名匪兵用刺刀猛一挑，把工人万家福的皮肉刺破，鲜血淋淋。工人见匪兵行凶，忍无可忍，齐声呐喊：“小匪兵行凶杀人，同他拚啦！”矿工们从铁路上抓起石块，照着匪兵打去。匪兵遭到暴风骤雨似的袭击，夹着尾巴，抱头鼠窜。第二次拦车又胜利了。

武装护矿 迎接解放

从淮海前线溃败下来的刘汝明匪兵，退到矿上。他们妄图把工人拉走，把东西抢光，把矿井炸毁。工人们看透了匪兵的阴谋诡计，又展开了护矿斗争，迎接解放。

十二月上旬，在工人代表的主持下，在九龙岗矿和大通矿成立了工人护矿队，并决定夺取矿警和包工老板的枪支来武装自己。一天下午，工人代表领着三千多名矿工，手持铁镐、斧头，冲进了监工、把头 and 矿警聚集的大通南公司，将他们的几十支步枪和一挺机枪缴了过来。同时又自制了一些大刀、长矛，斧头和铁镐也磨得锋快雪亮。工人护矿队还在每幢宿舍指定了幢长，日夜巡逻，保卫着矿山。

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，从南京开来一列火车，装了三车皮炸药。国民党匪徒企图在撤退之前，将矿井、发电厂、锅炉房和机械厂等全部炸毁。矿工们得知消息后，更

加警惕地保卫着矿山。匪徒们见矿工人多势众，戒备森严，无法下手。一月十七日夜，匪兵们准备强行打开矿门，爆炸矿井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人民解放军突然渡过淮河，炮声隆隆，枪声四起。匪军见势不妙，惊慌失措，仓惶逃跑了。

十八日清晨，万里无云，旭日东升，矿区到处喜气洋洋，人们敲锣打鼓，放着鞭炮，欢迎人民解放军。

舜耕山上红旗飘扬，舜耕山下歌声嘹亮，矿山回到了人民的怀抱。

解放十几年来，淮南矿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干劲冲天，斗志昂扬，飞速地建设着社会主义新矿山。如今舜耕山和八公山下，一对对雄伟的新矿井，高耸入云。厂房、工房星罗棋布，铁路、公路纵横交错。一列列满载乌金的煤车风驰电掣，把千百万吨煤炭运向祖国各地，支援着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。

